

“凤姐”等网络红人身上折射出的其实是大众生存状态！
在“消费”这些网络红人时——

全民审丑价值观趋向扭曲异化



□据《新华日报》

日前，今年以来人气飙升的网络红人“凤姐”来南京“整容”，多家媒体追踪而至，大批市民争看“西洋景”。这样的情景在全国多个地方发生过，已成为一道风景。如果宽泛一点的话，类似的网络红人还有“芙蓉姐姐”、“流氓燕”、“木子美”等。他们都以另类的风格、出格的作派、强烈的反差，挑战着社会传统和文化审美，上演了一幕幕“活剧”、“闹剧”，而全民审丑过程中价值观的扭曲与异化，耐人寻味。

挑战者的姿态——

1 网络红人 网络时代“走红”

这些可谓“丑星”的网络红人几乎都是以一种挑战者的姿态，把自己推向风口浪尖，从而一炮走红。在百度上搜索“凤姐”，相关网页超过3600万篇，搜索“芙蓉姐姐”，相关网页也超过2000万篇，相关的粉丝团、贴吧、视频、社区等一应俱全，让人眼花缭乱。

“凤姐”原名罗玉凤，因一系列雷人言论在网络走红。她自称懂诗画，会弹琴，精通古汉语，“9岁起博览群书，20岁达到顶峰，智商前300年后300年无人能及”，现主要研读经济类和《知音》、《故事会》等人文社科类书籍。尽管其貌不扬，按一般审美标准来看还比较“丑”，但她的征婚条件令人咋舌。“凤姐”就这样在我们面前出现，“一本正经”地开口，让人啼笑皆非！而之前，“芙蓉姐姐”就以绝对的“自信”和“骄傲”展现着自己的舞姿和S形身材，凭着她的“独特和执著”，在网络世界引起轰动，更被各大媒体称为“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”。她自称拥有“横溢的才华、流畅的笔墨、自强不息的性格、无视世俗的率真”，从而成为网络焦点。而“流氓燕”本是知名网络社区“天涯社区”的知名写手，以文风直率和性描写大胆著称。她曾在天涯社区发布清晰的半裸照，一日后又发布全裸写真，引来网友的极大争议，网站服务器一度因访问量激增而瘫痪，“流氓燕”在天涯的博客也立即变得炙手可热。

当大学教授的朋友对记者说：“从电视上看‘凤姐’，那么多市民和媒体对她追捧和炒作，我看到的却是‘人为鱼肉，我为刀俎’般的冷酷，我很惊诧于这种可怕的同类相伤。”

一位网友不无深刻地说：“‘凤姐’可以狂躁，我们以及这个社会如果都狂躁，那就太可悲了。”对形形色色的“凤姐”们，我们应该去同情，去倾听，去审视，走进他们的内心，其实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。



“芙蓉姐姐”



“木子美”



“流氓燕”

2 普通人的焦虑—— 网络红人折射大众生存状态

“凤姐”、“芙蓉姐姐”等能够这样大红大紫，他们一定都有特殊的背景？事实上，他们都是普通人！

罗玉凤是重庆綦江人，7岁时父母离婚，她虽然曾获得中师和大专文凭，但在家乡当了两年的教师，工作很不成功。在离开重庆前，她谈过4次恋爱，但都不了了之。到上海之后，为了找工作，她曾经投出了一万多份简历，从总经理到服务员，几乎各行各业都试过。“芙蓉姐姐”生于陕西省武功县一个普通职工家庭，曾是汪洋大海般的考研大军中的普通一员，学业、爱情、工作等方面都不顺利，生活一度陷入窘境。

而他们面临的是一个竞争空前激烈的时代，并且由于多种原因，转型期社会的很多方面还缺少公平、正义，还存在丛林法则，普通人的发展途径和上升通道很容易被阻塞。同时，社会主流评价标准就是“成功”，“失败者”很难在社会上立足并赢得认可。于是，普通人或者说弱势群体就会备感焦虑。当然，这种焦虑在很多人身上都存

在着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一般只能选择默默忍受或者顺其自然、得过且过、知足常乐。而另一些人则会走上另类的“抗争”道路，甚至“赤膊而上”，“不择手段”。“凤姐”、“芙蓉姐姐”都经历过挣扎与困惑，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无势、无财、无貌，在社会上经常孤立无援，很多时候甚至没有希望，处处碰壁，但他们最终都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另类道路，以出格的作派与多数人形成强烈的反差，从而引人注目，从此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。

社会心理学者韦志中教授认为，“凤姐”是典型的病态型自恋人格。一个自我认同病态的人，可能是两种极端的表现：一种是过分贬低自己；一种是过分夸奖自己。“凤姐”属于第二种。当然，“芙蓉姐姐”可能具有相似的人格。这样，她们才能在熙熙攘攘的文化潮流中自我陶醉，获取超强的抗压能力。不过，与其从个体角度分析，不如从社会角度理解，这样，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他们身上折射出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。

3 空虚与苍白—— 流行文化为网络红人推波助澜

在网络化时代，流行文化挟裹着铺天盖地的泡沫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庸俗化与无聊化倾向。网络红人的狂热炒作，成为这种倾向的有力注脚。

“凤姐”、“芙蓉姐姐”、“流氓燕”等背后都有炒作机构或团队，这些机构或团队极尽炒作之能事，从而获取各种利益。比如说，炒作“凤姐”，上海一个婚介公司可谓赚足了眼球；炒作“芙蓉姐姐”，许多商业机构赚足了银子。他们在与网络红人“合谋”的同时，又利用了他们，甚至于把他们“当猴耍”，手段无异于马戏团。

媒体也闻风而动了。几位在媒体工作的同仁告诉记者，“凤姐”来了，我们当然都知道这“很无聊”、“很病态”，但既然这是一个热点，就不由自主地来了，而且我们在采访时还要挖空心思地“挑逗”她，这样才能让她“雷语不断”，才能赢得收视率和阅读率！

在这样几种力量的推波助澜下，“凤姐”、“芙蓉姐姐”这些“丑星”盲目的自信、狂热的自恋被催化和放大，更加无所顾忌，乃至放弃尊严，以夸张和反讽挑战着大众的心理承受底线，一幕幕“闹剧”和“活剧”就这样上演了，而且一波高过一波。

在这样的狂欢中，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呢？在表面的热闹乃至狂热背后，内在的价值已经被完全掏空，甚至可以说我们挟裹在这样的娱乐文化潮流中不可自拔，剩下的只有苍白与无聊。更糟的是，这种潮流被无限放大之后，会产生一种强大的示范效应，对孩子来说尤其如此。一位朋友告诉记者，自己17岁的孩子是一个“凤姐迷”，她每天关注着凤姐的一举一动。“我担心这样下去，会对她产生负面影响，‘凤姐’所谓的成功经验会让她今后在求学乃至工作中无所适从！”

4 把沉重化作一笑—— 全民审丑中价值观趋向扭曲与异化

随着“凤姐”们大行其道，观众和读者都成了消费者。我们在“消费”他们的同时，自己也成了“看客”，价值观的扭曲与异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了出来。

作为普通人的我们，平时在“消费”光芒四射的名人、明星时常常是仰视的，甚至是自卑的，感觉他们遥不可及、高不可攀，而我们在兴高采烈地“消费”“凤姐”们时却可以居高临下，滋生了一种智力、道德、学识乃至价值观的优越感，甚至还获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满足感。“嘲笑

比自己更弱小的人，从而弥补自己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失落。”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陈曙红说，“这其实也是一种弱者心理，而且以残酷或者说残忍的方式表现了出来！”

其实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与“凤姐”们一样，都是普通人，我们在嘲笑他们的同时其实也在嘲笑自己，“把沉重化作一笑”。“凤姐”们自信、自恋的背后，其实是自贱、自戕，可悲而又可怜，而我们兴致勃勃地“消费”他们时，我们也很可悲，也很可怜。一位已经